



名家美文

秦人的性格

□ 陈彦

人平时不太注意自己赖以生活的基础以及形态、样式,一旦注意,就会发现,与我们联系最紧密、最不可或缺,恰恰是我们最不在意、最容易忽略的东西。

比如秦岭,我从小就依偎在它的南麓,长大后又跑到它的北麓找饭吃,但平日能引起注意的,可能是房子,是饭碗,是荣誉,是钞票,是人际关系,是周边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环境,至于提供了氧气、挡住了风沙、调节了温度、供给了无数生活资源的秦岭,反倒不在心中作数。因为忽视了小环境,马上可能面临着饭碗、荣誉、钞票遭碰触、错位、缩水的困扰,忘记了秦岭的存在,却不会因此有石头挡道,登山又荆棘抽腿。这好像正应了老子的一些话,真正大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是无形的,也似乎是没有利益、利害冲突的,一旦有形、有状、有物,就小了、矮了、贱了。秦岭正是这种大而无形、无象的物质,因此在我们的世俗生活演进中,它就退至恍惚,甚至让我们已经感到“不知有之”了。

其实,秦岭一直就横在那里,以它为界,在南为南方,在北为北方。我家住在秦岭以南百余里的镇安县,

因此给朋友们介绍时总要说,我是陕西的南方人。

据说,我们那个地方所谓的土著,祖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湖广,多为大江发水,逃难而来;另一方面来自秦岭以北,史载秦朝时,咸阳大兴土木,奴隶们被成群结队的驱赶上秦岭伐木,实在不堪重负的,就躲在这里另谋生路了。直到一两百年前,那儿还称“终南奥区”,也就是不为世人所了解的神秘地方。其实,那里的文明遗迹,最早也能发掘到大秦帝国时期,只是一道天然屏障的阻碍,使关中它对它知之甚少而已。

现在高速一通,我从西安出发,仅一小时就抵达镇安县城。有几次,我先打电话给母亲,说要吃桐土鸡,结果车开到家门口时,母亲刚从菜市场拎着惊悚的鸡回来。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镇安的县长到省城开会,骑一匹马,警卫持一杆枪,两人来回是要走半个月的。90年代初,我从秦岭南麓调到北麓,几乎每月都要往返一次,那时车少,天不亮,就要去长途车站挤车,常常是头进去了,屁股还得外面人推一把才能进去。摇摇晃晃十几个小时,天黑时,两腿跟硬棍一样,扑通一声,戳在西安的大地上还暗自窃喜:“今

天真顺”,因为一遇雨雪天,不定就搭在半山上,几天都下不来。这一切都因为“云横秦岭家何在”。如今,它十分慷慨地让人们从腹腔打出一个洞来,南北由此切近,秦岭对于我去路与归途的遥远、高耸、阻隔感,以及“难于上青天”的无奈诗意,都荡然无存。它已实实在在成为我在老家镇安和西安之间,一道薄薄的凿开了门户的“隔壁墙”。

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延绵数千里的秦岭褶皱中,分布着数十个县,这些文明的集散地,不知潜藏了多少故事人物,仅一个镇安就牵出了贾岛、白居易等数十位历代知名诗人。这儿有个叫云盖寺的地方,贾岛隐居三年,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是对秦岭山脉最形象生动的描述。离云盖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叫白侍郎洞的岩穴,是因为白居易与贾岛等诗人来此唱和而得名。那实在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洞穴还因为一对年轻人殉情而名动一时。如若白侍郎、贾岛和诸位诗人有灵,不知又会写出怎样再传千秋的名句。

有一年五一长假,手头接了一个

“硬活儿”,实在无法动笔,就下决心准备进秦岭“隐居”,本欲关了手机,谁知去的地方刚好无信号,开始还暗自窃喜,结果待了一下午,就心慌意乱的不行,很是有被人遗弃的感觉,甚至急忙跑到更高的地方找信号。在电波冲进手机的那一刻,我甚至有一种“终于找到组织”的感动。快到傍晚时,山上一阵乌鸦叫,很是凄凉,我又感到一阵无法排解的孤寂,就把包一拎,返回夜光如昼、繁华喧嚣的都市了。我们与能够隐居和游走在秦岭深山中的贾岛等人的生命定力和精神距离,已不是一点,而是很长很长,几乎已有几千年之久长了。

秦岭,美在巍峨苍劲,美在雄浑质朴,美在包罗万象,更美在人文遗存丰厚,内蕴深邃广博。这是一个有“道”的山脉。这里曾经漫山书香飘动,这里曾经遍地诗句迸发,这里至今有隐士、道士游走,这里依然孔庙堂堂。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用八十一章五千多个字还是没能说明白他所寻找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能说明白的就不是“道”了。老子所说的“道”,是治国,是治军,是治人,是了解天体宇宙。我们是小人物,

我们的问题,是老子五千言中所捎带得要解决的那些小人物的问题,所以这个“道”反倒好找些,我觉得,秦岭不就是“道”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由此而生,精神营养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秦岭,不张扬,不趋时,不争宠,不浮躁;秦岭,能高能低,能贵能贱,能伸能去,能刚能柔;秦岭,耐得寂寞,忍得寒霜,木讷敦厚,高瀑善下,它不是我的“道”又是什么呢?

能活在秦岭的南边和北面,真好。

(作者简介:陈彦,当代作家、剧作家。创作长篇小说、长篇电视剧、戏剧作品等数十部。获曹禺戏剧文学奖、飞天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天涯诗海

夏夜随笔三首

■ 陈奋

草岸逢迎又换新,长亭蛙鼓共风尘。浮云驻足牵高柳,夜色侵阶护潜鳞。独立扶栏何太久,闲谈对影亦颇真。空枝寂寞仍强饮,不忍星星拭泪痕。

行云当户月微明,花落无言尘不惊。仿佛涛头寻故步,依稀林影觅虫鸣。去年初试争诗酒,今夕聊为尽物情。消息迟迟难入梦,和衣半卧待新晴。

一卧柔波在眼前,清风草树顿欣然。群山起伏时相逐,孤月清明初试圆。醉倾佳期三斗酒,梦寻春意五湖烟。欲随江水东流去,独上扁舟出岸边。

海南旅游公路

■ 朱美花

七月扯去了六月迷人的傲娇
比如荔枝,比如芒果
比如五指的山兰酒,比如文昌的白斩鸡

一些藤蔓在稚气中蠢蠢欲动
比如海南高速,比如海南国际航空枢纽
比如航天发射场,比如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展现的自信

天涯海角的天还是那么的湛蓝
南山钟声的轻鸣,似乎唤醒了夏日的沉睡
菠萝牵手菠萝蜜的熏香
让徒步的汗水把毛孔撑开畅快的羽翼
也许,一些攀爬会让藤蔓长得更加结实茂密

来一场欢畅的环岛旅行吧
走进月亮湾的美丽、玉带滩的壮丽、石梅湾的故事以及吊罗山的神秘
让味蕾在糟粕醋、加积鸭、和乐蟹中跳跃
那些放飞的行囊
在一路的欢唱中恍如儿时出门揣在兜里的小雀跃寻找着下一次驿动



光阴故事

倔强的马尾巴

□ 胡正彬

一律不准留长发,希望你明天再来的时候,有正常人的打扮。

刘盼很不解:我这打扮,很正常啊,大学四年,一直都这样,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很多人还长发披肩呢。

校长说:大学是大学,高中是高中,如果能遵守我们学校的纪律,我们欢迎你,如果你不能,那就请你另谋高就。

离开高中,刘盼就去了教育局,直接找局长投诉了。局长一听,笑了:刘同学,我理解你作为艺术家的个性,但也请你理解我们学校的规矩,为了尊重你的个性,我给你推荐一个单位,文化局,他们下面有个剧团,那里的人比较前卫,很多男士都留长发。

刘盼一想:现在的孩子们,整天数理化,谁有心思学画画?去剧团当一个美工也挺好的,工作自由,个性独立。于是就去了剧团。

一进剧团,刘盼就笑了:这么多年轻漂亮的美女,找媳妇估计是不成问题了。更重要的,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导演留长发,那些敲锣的打鼓的拉胡琴的,甚至敲梆的,都留长发。

上班没几天,刘盼就喜欢上了唱青衣的王美娟。

喜欢就追呗,搞艺术的人,在爱情上都很有胆。

没想到,王美娟,这个农村来的小姑娘,还挺难追的,追了一年,竟

然没拿下。

刘盼很纳闷,直接问王美娟:我到底哪里不好?

王美娟说:好好的一个老哥们,留个长发干什么?我可不敢带你回去见家人。

就这么个事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爱情,头可断血可流,头发算什么,又不是长不出来了。

第二天,刘盼就去理了个小平头。王美娟一见就笑了:这还差不多。

半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不久,又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婚姻就稳定了,即使王美娟不满意,刘盼还是留起了长发。

孩子两岁的时候,剧团散了。生活丰富了,没几个人愿意掏钱看戏了。上百号人,吃饭怎么办?各奔前程呗!

于是,几个人搭伙,组成若干个小戏班子,去乡下唱。

在乡下,还有很多人喜欢听戏。唱戏的可以下乡,刘盼一个画画的,去干什么哩?

刘盼找到组织,要求给自己重新安排工作。

组织部也很负责,就推荐他去县工会。写写画画,工会用得着。

工会主席见了刘盼,说:可以来,但是必须把马尾巴剪了。

都什么年月了,还这么守旧,刘盼很愤怒。

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自己租了

家门面,开起了书画社,卖字画,也教小孩子们写字画画。

城里人有钱了,也开始重视素质教育了,学艺术的孩子越来越多。慢慢地,刘盼的生意好了起来,老婆也不去乡下唱戏了,帮着自己照顾画室。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一代人,刘盼的孙女圆圆都上幼儿园了。

这么多年,再也没人拿刘盼的马尾巴说事了。

儿子和儿媳都很忙,孙女上幼儿园的接送,就落到王美娟头上了。不巧的是,今天王美娟有事回娘家了,接送圆圆的活,就交给了刘盼。

送去时好好的,晚上接回时,圆圆一脸的委屈。

刘盼问圆圆怎么啦?

圆圆说:爷爷,你以后不要来幼儿园了。

刘盼说为什么呀?

圆圆说:小朋友们都笑我,说我有两个奶奶。

刘盼说:圆圆只有一个爷爷一个奶奶,我是爷爷呀!

圆圆说:只有奶奶才扎马尾巴。原来是这样啊!

刘盼非常尴尬,牵着圆圆去了理发店,给自己剃了个光头,问圆圆:你看这个光头像不像爷爷。

圆圆说像。

回家见了王美娟,王美娟也笑了:政府都管不了的马尾巴,叫孙女一句话给解决了,你不能了吧!

夏季的海口东湖

□ 曾浩

夏季,朝阳是晨曦里最早一抹殷红。捡起绿茵树下的宁静,摇曳出诗意的浪漫。花瓣上偶尔也有雨的剔透,流年无恙。晶莹了往事,收藏了希望。

海口市东湖,恬静花开淡雅。深夏,凝眸花开。一湖夏花绽放,水墨丹青出画卷。这样的人间烟火,即是时光煮雨的惬意,又是红尘一隅的恬静。

闲情绕指,草色遮看深深浅浅。岁月的指尖,花开一往情深,雨打碧波荡漾。花红柳绿。湖畔边,蝉鸣蛙声。

盛夏草木苍翠,花摇曳风沉醉。一朵朵小花知夏而至,香染时光依梦而行。

欣欣然,都是美好的样子。盛情地开放,惬意地生长。闲暇时光,清除内心的纷扰,随心所欲而行,邂逅夏季东湖的美好。

东湖依然美丽,风轻柔,花盛放。把一些淡淡的花香,交给夏风。内心深深浅浅的喜悦,也交给花儿滋润。

幽幽一湖花田,种岁月清欢。悠悠闲闲,醉心自在。坐在东湖水岸,看着浮云流动。欣赏风光无限。凝眸远方,让快乐随时光蔓延。

凤毛麟角。我竟然凑成了一些极难得到的套票,比如梅兰芳、齐白石、牡丹等等。梅兰芳和牡丹集到了小型张,牡丹的小型张是在字纸篓中扒出来的。还深刻记得那是一个棕色的大包裹,小型张被巴巴地贴在右上角。拿回家泡开压平,恢复如初。那一份快乐,清晰如昨。盖销票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很多集邮者都是直接买新票。如果说盖销票时代是单纯的集邮,那么现在买新票收藏就变成了一种投资。集邮变成投资,便觉索然,再不玩了。很怀念我的纯玩时代,真的。

闲庭信步

曲中纳凉

□ 彭思佳

一个夏日的午后,暑气蒸腾,燥热难耐。忽然,一曲《闲云孤鹤》的乐曲声如一股清风般悄然吹来,似乎来自渺远的天外,天籁如水之涓悠游的孤鹤一般舒缓。纯净的乐音不动声色地飘来,一意孤行地占据了你的心,来不及凝神谛听,就已完全沉醉。

是谁的手指在轻弹,散淡随意;是谁的情思在飞离,自由飘逸;是谁的记忆在飘散,梦幻迷离。点点滴滴落到心上,那是怎样一种沉浸和惊喜啊!像是一场毫无设防的盛大爱情,瞬间让人目眩神迷,瞬间让人心醉魂往。从此不可救药地迷失在空灵纯净的音乐空间里。

这首《闲云孤鹤》,应该是一种叫做“中阮”的乐器演奏的作

品。中阮与琵琶相似,音乐圆润丰厚,音域宽广悠扬。你听,这曲调,时而舒缓,如水声潺潺;时而轻盈,如珠玉溅落;时而细碎,如佩环急鸣;时而悠扬,如远笛轻吹。婉转,沉然一体。整首曲子像一块无暇的美玉,超尘而出,卓然脱俗。

落入这样一首曲子里,世界便安静了,俗世的一切也轻了浅了。音乐仿佛一地树荫,缓缓铺了过来,一片清凉。你一个人,栖息在音乐的世界里,不眠不休,不醉不回。

快乐常常是因为无所求,就像闲云,就像孤鹤,清清淡淡,别无他求。俗世界那一片清凉,是遥远的山林田园,水畔湖沼。红尘,喧嚣,繁华,纷争……一切都微不足道。

索性让心灵释放,释放到最本色的安宁,醉在一片宁静里,也醉在一片清凉里。

音乐流淌,清风一样拂过。暑热退离,心灵一尘不染。

人生小记

我的纯玩时代

□ 刘万祥

父亲下班回家,总要给我带回一些东西:一份杂志,一张报纸,一本书,或者几枚邮票。看到我对邮票有兴趣,父亲便留意他的信件,有好邮票便剪下来带回。后来还特地给我订了一份《集邮》。

父亲单位的邮件很多,那么大的竹编字纸篓永远是满满的,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信封。每次在废纸篓子里面翻捡一次,差不多能收获纪念邮票或特种邮票一到两枚。

日积月累,好几年,我的票册逐渐丰富起来。所谓票册,就是我自己糊的硬壳本,嵌上玻璃纸用来插入邮票。

得到一张好邮票,首先要将它从信封上用水泡下来。一杯温水,慢慢泡,不能性急去撕,一定要让它自然地彻底脱落,再从水中捞出,背面朝天,平平地放在纸上,用干净毛笔蘸水洗去上面的浆糊或胶水,方可保证它不会在夹干的过程中粘在书上。随后,要把它夹在一本有点厚度的书中让它干透,方可得到一张品相完全的邮中臻品。

泡洗邮票的过程相当美妙,就如同现在清洗一件新捡到的纸币,是一种幸福的沉浸。

使用过的邮票叫信销票。我只玩信销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集邮。当时集邮门市部出售一种盖销票,是在新邮上加盖邮章,使之失去邮寄功能,按照面值的三分之一售出,让集邮爱好者们多一种选择。我从不碰盖销票,觉得买来的终不如亲手采集的。一张邮票跨千山越万水终于来到我的手中,且仍然品相完好地被我珍藏,这个过程本身就美。而唾手可得的盖销票,相对而言就有点苍白寡淡,没有味道。

记得有一套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纪念邮票,竟然被我集到只剩面值最高那张没有就位,最后交换到一张盖销票聊以充数。那张盖销票始终是一点遗憾,翻看时感觉是个斑点。

当时的一套纪念邮票或特种票,有多种面值。其中二十分以上便很难蒐集了,三十分以上更是